

丛刊

#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

作家出版社

2000.1

#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

丛 刊

1

2000

作 家 出 版 社

封面题字：启 功  
封面设计：韩 英  
版式设计：徐建华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

二〇〇〇年 第一期

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编  
中国现代文学馆 合编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苑东路45号

邮编：100029

\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0.0625千字

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1400册

刊号： $\frac{\text{ISSN } 1003-0263}{\text{CN } 11-2589/I}$  定价：14.00元

#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

2000 年第 1 期 (总第 82 期)

## 目 录

---

### ·论坛·

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 ..... 严绍璦 (1)

### ·文学史研究·

#### “荒原”与“古城”

——30 年代北平诗坛对《荒原》的接受和借鉴 ..... 张洁宇 (11)

#### “青春，美，恶魔，艺术……”

——唯美-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戏剧（下） ..... 解志熙 (28)

#### 家族生活和新旧代替之际的人

——以四部现代长篇家族小说为中心 ..... 梅 雯 (53)

20 世纪学者随笔略论 ..... 喻大翔 (76)

## ·鲁迅研究·

- 论《故事新编》的绘画感…………… 郑家建 (90)
- 鲁迅《故乡》的阅读史与中华民国公共圈的成熟  
…………… [日] 藤井省三 (109)

## ·作家作品研究·

- 论杨晦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 …………… 孙玉石 (129)
- 郁达夫文类选择及其文学理想…………… [韩] 洪煊炎 (163)
- 穆旦的诗歌想象与基督教话语…………… [韩] 吴允淑 (192)
- 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的实践 …………… 徐德明 (211)

## ·史料与研究·

- 张我军与沦陷时期的中日文学关联 …………… 张 泉 (223)
- 五四前后的林纾 …………… 王 枫 (237)
- 待圆的梦  
——关于编撰《文学副刊主编辞典》和痠弦的通信及说明  
…………… 王景山 (252)

## ·书 评·

- 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 
——读刘纳《嬗变》…………… 李 怡 (271)

不可重复的解读

——谈蓝棣之和他的《现代文学经典：症候式分析》

..... 李 今 (277)

## ·纪念本刊创办二十周年·

回忆我当“保姆”的日子 ..... 严家炎 (283)

本刊无故事，仅留下脚印 ..... 吴福辉 (291)

## ·动 态·

第五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（周立民，294）范伯群、  
朱栋霖主编《1898—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》荣获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 (270)

1999 年 1—3 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..... 谢玉娥辑 (296)

1999 年总目录 ..... (306)

启事 ..... (52)

编后记 ..... (313)

# **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**

**(Quarterly) No.1.2000 (Total 82)**

## **CONTENTS**

---

### **Forum**

-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orientation in Chinese  
literature research ..... Yan Shaotang

### **Research in literary history**

- “Waste Land” and “Ancient City” —reception and modeling  
of “Waste Land” by poets in Bei Ping in the 1930s  
..... Zhang Jieyu
- “Youth, Beauty, Devil, Art...” —Chinese drama under the in-  
fluence of aestheticism and the decadents (part II )  
..... Xie Zhixi
- Family life and individual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 
the new era—focusing on four modern family novels  
..... Mei Wen
- Scanning 20<sup>th</sup> century essays by scholars ..... Yu Daxiang

## **Studies on Lu Xun**

- On the photographic effects of "A Collection of New Stories" .....  
..... Zheng Jiajian
- Readings of "homeland" and maturation of the public of  
the Republic of China ..... (Japanese) Fujii Shozo

## **Writers and Works**

- On Yang Hui's literary thinking and criticism ..... Sun Yushi
- Yu Dafu's choices of genres and literary ideas .....  
..... (Korean) Hong Junhyong
- Poetic associations and Christian discourse in Mu Dan's poems .....  
..... (Korean) Oh Yunsook
- Efforts to combine the East with the West in Lao She's novels .....  
..... Xu Deming

## **Data and Research**

- Links between Zhang Wojun and Sino-Japanese literature  
in the occupied time ..... Zhang Quan
- Lin Shu—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event ..... Wang Feng
- A dream to be fulfilled—exchanges with Ya Xuan and explanations on editing "Editor's Dictionary" in "Literary Supplement" ..... Wang Jingshan



## **Book Review**

Meaning of history and dynamics of scholarship—on reading

“metamorphosis” by Liu Na ..... Li Yi

Unrepeatable reading-discussing Lan Dizhi and his “Modern

Literary Classics: Symptomatic Analysis”

..... Li Jin

## **Celebrating the 20<sup>th</sup> anniversa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Series**

Recalling the days when I worked as a “baby-sitter”

..... Yan Jiayan

No stories but footmarks for this publication ..... Wu Fuhui

Index for issues from Jan. to Mar. of 1999

..... Xie Yu-er (edi)

**Editors notes**

## 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 国际文化意识

严 绍 望

开放的 20 多年来，我们在对自己民族的文学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业绩，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相比拟的，丰功伟绩，有目共睹，或许正因为是这个原因，有的朋友就哀叹了：“一部《红楼梦》几乎被说完了，今后还能做什么呢？还会有什么名堂呢？”深感在研究层面的扩展与研究主题的深化中，学术研究的空间反而好像是愈来愈狭小了。

但是，我觉得，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“中国文学”作为一种“家传遗产”来看待而形成的一种小心理状态，是由这种“小心理”状态所产生的一种直观的感受。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样一种“家传遗产”的偏狭的认识，不是只在“中国”或“中国文学”的范畴内“研究”中国文学，而是承认“中国文学”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，因而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，把对“中国文学研究”的这个大题目，做到世界上去，这便将突显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的广阔的空间。

其实，大家都同意“中国文学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”，但是，学术界对“什么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”的理解，不仅存在着分歧，而且就总体而言，仍然是“感情的”，而不是“理性的”；是“断片的”，而不是“整体的”；是“情报信息形态的”，而不是“构建学术形态的”。

有的先生认为，只要我们自己把目前的研究做到精致的地

步，让全世界学中国文学的人，都来读我的书，不就是具有了“世界意义”了吗？这或许也是对的。我们不是在倡导“愈有民族性就愈有国际性”吗！但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将发现，我们因此而失却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。

例如，当我们研究《诗经》的时候，假如不知道或不研究本世纪初法国 Marcel Granet 《Fe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》（葛兰言《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》）；当我们研究白居易的时候，假如不知道或不研究 9 世纪、10 世纪日本文学中的“白诗体”与“白诗风”；当我们研究苏东坡的时候，假如不知道或不研究 16 世纪日本笑云清三的《四河入海》<sup>①</sup>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研究和活动空间总是缺少了什么，这好比是一国的大总统不知道或不研究本国的国外移民，不知道或不研究自己的驻外使馆究竟处在什么状态中是一样的，他就不能是完整的，当然更不可能是完美的了。

反省目前的状态，多少就是这样吧！“中国文学的研究”，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能够进入到“与国际文化相呼应”的这一宽阔的空间中来，例如，不要说成书于 80 年代初期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《文学卷》，没有在对文学文本的介绍与评论中，以及在对文学的历史与现象的阐述中，体现“国际文化意识”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90 年代的新的对“中国文学”的研究的主流，也仍然保守在我们自己的国土的范畴之内，在文化与文学意识上，未见有新的拓展。而且，在某些先生的“国粹主义”的偏狭口号的倡导之下，人为地囚禁着我们的研究意识。

所以，假如我们的文学研究在新的世纪中，真的要建立自己的“学术战略”的话，那末，我认为，在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中，倡导树立起“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”，这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战略要点。

那末，什么是“文学研究”中的“国际文化意识”呢？

这当然是“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”，我仅就个人的理解，表述下面三个层面的意义，向诸位请教。

第一个层面是在“文学的发生学”领域中，研究者应该具有“国际文化意识”，拓展研究的新的空间。

一个民族的文学，各种文学样式的形成，与各种文学文本的产生，都具有特定的“文化语境”。涉及“文学发生”的“文化语境”，我想大致是由三个层面所组成的：即一个层面是“体现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”，一个层面是“体现异质文化渗透与融合的文化语境”，一个层面是“体现人类思维共性的文化语境”。这是文学自身的特征，与作家的各种“自我体现”、“自我感受”和“自我说明”等等不一定相关。

我们在文学的研究中，在“发生学”的范畴内，目前最多的是集中在“文化语境”的第一层面上，即致力于阐述“本民族的文化特征”，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。对“文化语境”第二层面的阐发，即对在“异质文化渗透与融合的文化语境”中，“文学的发生”的问题，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，例如在关于“宗教与文学”的阐述方面，已经有了不小的业绩。但是，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，在各种文学样式和文学文本的形成中，“异质文化”的“渗透与融合”是大量存在的，中国文学以活跃的形态，与当时来自世界的各种“异质文化”既抗衡又融合，这样大的课题，我们还未能有更大的开发。

至于说，对构成“文学发生学”的第三层面的“文化语境”，即“体现人类思维共性的文化语境”的研究，依我的浅薄见所感知，似乎拓展的还是非常的缓慢和微薄。其实，像早期神话中的许多“文化符号”，例如关于对生命起源的演绎，从“女性崇拜”到“种子学说”，中国神话的构成与世界神话，几乎是同步的。这里借用“文化母题”的范畴来说，中国文学在某些层面、某些作品中所表现的若干文学意识、心理形态，乃至文学文本的构

成，都具有世界文化和文学共同的精神因素，例如，对“人性”的认识与对“人性觉醒”的表述，对“生命特征”从迷蒙、追求到逐步理解的精神过程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，等等，似乎有着许多共同的“文化母题”，如果我们能够开拓这一研究空间，那末，我们的研究成果将表明中国文学在社会意识与文学意识的认知方面，它与世界文明的进程是完全同步的，中国文学与文化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，脱离世界文化的所谓的独特的、特殊的系统，它是世界文化的构成与发展的大家庭中的极为重要的成员。由此，我们便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与阐述关于文化和文学——它们的最普遍的、最本质的特征与内在运动的最普遍的、最本质的规律。

关于在“文学的发生学”的研究中，树立“国际文化意识”的问题，我要特别说清楚的是，在“文学发生学”中所谓“异质文化的渗透与融合”，不仅是指中国文学在本土上与外来的“异质文化”构成特定的“文化语境”，而且，事实上也必须要包括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地与各民族、各国家的“异质文化”的抗衡与融合，从而促成那些民族、那些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在不同的层面上，发生各种形态的“变异”。我们知道，差异形成价值，“异质”文化的碰撞产生文化的新种。在这种特定的“文化语境”中，便形成和产生了那些民族和那些国家的文学的“新样式”和文学的“新文本”。

从国际范围的“文学的发生学”来考察，事实上，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化与文学中非常活跃的成分，活动于世界各文学的潮流之中。我们且不说在古代的“汉字文化圈”内，中国文学在将近15个世纪中，对东亚地区各民族、各国家在他们的“文学的发生”中的意义，例如，在日本的和歌、物语、连歌、俳句、草子、读本，和朝鲜的神话、时调、志怪等文学样式的发生中，中国文学促成了上述所有文学样式得以产生的“文化语境”，就是

说在欧洲和在北美洲，依据现有的不完整的史料来看，他们在特定时代中的某些文化与文学层面中，也由于中国文学的若干成分的参与介入，从而造成当时当地区的“文化与文学的变异”，便因此而创造出文学的新的样式，和相应的新的文学文本，例如，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的欧洲北部的芬兰（Suomi）的若干民歌，18世纪欧洲的若干戏剧与小说，20世纪初期美国诗歌创作中由庞德（Ezra Pound）等人主唱的“意象派”，本世纪上半叶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（Bertolt Brecht）的表现主义理论，等等。

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的“发生学”中的此种作用与地位，决定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，应该倡导“国际文化意识”。当然，存在于“文学的发生学”中的这样三种不同的“文化语境”，它们是互相交汇在一起的，只要我们调整研究的目光，我们便能够在这个文化空间中，开拓出许多有价值的课题。

关于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倡导“树立国际文化意识”的第二层面的意义，我以为它存在于中国文学的“域外传播学”的领域内。

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漫长的历史中，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和规模，实现着向世界的传递。这是世界文化大流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事实，它取决于世界文化对“中国文学”的需要，并不以个人好恶的意志为转移。研究中国文学向域外传递的通道和轨迹，追寻有价值的中国文学的文本，研究域外各国家和各民族对“中国文学”的理解和认识，包括在接受的方法论方面的特点，便构成中国文学的“域外传播学”的主要内容。

有先生认为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“域外传播”，只是一些“信息和情报”，“不能构成理论意义上的研究”，这显然是对于中国文学的“域外传播”的误解所引起的。

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中，我以为在这个领域中，至少有两方面的内容是必须要有人来做的。

第一是追寻传播在中国域外的中国文学的“原典文献”，并在这些“原典文献”的基础上，构筑起新的研究课题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中国文化（包括文学）的文本向世界的传递，它的速度和规模，都是我们目前还无法估计的。我们一般地知道，英国、法国和苏俄都藏有敦煌文献，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，藏有中国宋元明时代惊人的各种社会契约和文书，例如，州县文告、土地契约、佃户契约、卖身契约等等的许许多多的原件，我想，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法制史学家们，真的读到了这些契约和文书，即使不是重写“中国经济史”、“中国法制度史”，至少也应该有极大的补充和极大的修正了。可惜现在还没有人去做这件应该做的事！

原典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说，构成为研究的本源。只有在原典文献的基础上，才能产生具有学术性的原生创意。

这十几年来，我在日本追寻汉籍原典一万多种，选定了明代与明代之前的善本 7000 余种，其中有“唐人别集” 374 种、“宋人别集” 683 种、“明人别集” 748 种。如果与我国各图书馆联合善本目录相对照，则大约有 2700 余种为“国内善本目录”所不载，此外，则有不少“同目”而“异本”的典籍。例如，日本大须观音真福寺收藏有唐人写本《翰林学士诗集》一卷。这个书名是暂时的，因为它原本不知道叫什么。收录有李世民、许敬宗、郑元琚、于志宁、沈叔安、张后胤、张文崇、陆播、杨师道、褚遂良、岑文本、长孙无忌、朱子奢、上官仪、高士廉、郑仁轨、刘泊等 18 人的 60 首诗作。全部不见于《全唐诗》，也不见于《全唐诗逸补》，也不见于唐宋人所编的几种“唐人诗选”。看来，这是一个初唐贞观——永徽年间朝廷近臣的一个“诗作选”，恐怕是我们还没有认知的一个课题。

北京大学编纂的《全宋诗》，确实是传世之作。我作为早期的策划者之一，它荣获国家奖，我也感到十分的喜悦。但是，假

如我们在编纂中更加具有一些“国际文化意识”，或许，它还能编纂得更好一些。例如，苏洵诗的汇编，目前便可以做些“补遗”。日本三菱财团藏宋刊大字本《三苏先生文粹》，在苏洵文后有存诗 20 首。《三苏先生文粹》国内多有藏本，但是，三菱财团的藏本，与国内各家藏本，真所谓“同名”而“异本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将《三苏先生文粹》列入“集部存目”之中，怀疑它为明人所编，这是因为明代以来国内所有的《三苏先生文粹》都是明本或明之后的本子，与三菱藏宋刊大字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，苏洵文后没有存诗。编纂者于是便忽略了这种存在，是至为可惜的。

在新的世纪中，中国文学的研究者，应该在全世界追寻“中国文学的原典文献”，从而来充实、修正、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。

在中国文学的“域外传播学”中，我们应该做的第二个内容，便是研究域外各国家和各民族对“中国文学”的理解和认识，包括他们接受中国文学的方法论特点。

关于这一个问题，我先说一件过去的事。1911 年，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狩野直喜，为追踪斯坦因、伯希和从敦煌窃走的文献，到了欧洲。1912 年 10 月 20 日他向国内发回信件，称他在俄国京城彼得堡，看到了柯兹洛夫探险队从中国甘肃所取得的文物，其中“有杂剧零本，疑为宋刊，此为海内孤本，为元曲之源流，将放一大光明也。惟惜纸多破损。”狩野直喜在这里所说的这一个“杂剧零本”，就是后来由他的学生青木正儿公开的《刘知远诸宫调》残本。本世纪初，当时的学术界对“诸宫调”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上承“变文”，下启金元“杂剧”的地位还没有什么认识，狩野直喜将他的“发现物”判定为“将为元曲之源流，放一大光明”的看法，应该是十分杰出的了。1916 年，狩野直喜又从英国发回论文《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》，说他读到了敦煌败纸中“唐太宗游冥府”的故事，



还有“伍子胥的故事”等，当时，他还不知道他看见的这些故事，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“变文”。但是他说：“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小说者甚多，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片察看，可以断言，中国俗文学之萌芽，已显现于唐末五代，至宋而渐推广，至元更获一大发展也。”我们现在无需来辩论他的言论的高低，只是想说明在这种状态下的“中国文学”，其实已经成为了“世界文化财产”的一部分，并且为“域外”的学者所接受和研究。我们切不可把他们放置一边而不顾，从而浪费了人类这么多的智慧的光芒。1920年王国维先生在《东方杂志》第17卷第9期上发表《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》的论文，其中关于“变文”的材料，全部来自狩野直喜，其论证的内容，也与狩野直喜一脉相承。

有朋友劝我不必多谈这种事情，因为我碰到了这样的两件事——一件事是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部，曾经与我们共同讨论，确定了影响本世纪日本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研究（包括文学研究）的40位日本学者，我与国内的一家出版社谈定了出版，不幸的是，当我当年回国的时候，出版社的总编已经换人，新总编对我说，“我们现在让中国人出名还来不及，我还能让日本人出了名！”我既然不想当“汉奸”，当然无言以对。另一件事是我们编制了20世纪（即100年中缺最后10年）“日本学者中国文学论著总目录”，著录3万余种，100多万字。连日本目前也还没有这样的《总目录》，但是出版社对我说：“这目录再充实丰厚，中国人看了这目录，到哪儿去找书啊！”

其实，我们的大先辈们，学术研究的心境和视野要比现在开阔的多。1919年日本盐谷温在《中国文学概论讲话》中，用比较的观念和方法讲述了古代中日文学的若干关系，后来，茅盾先生在他的论著中，在相关问题的论说中，使用的就是盐谷温的观念和方法，也采用他的材料。1947年日本吉川幸次郎在他的